翠袖乾坤

伍淑賢

助學記

幾年前跟工商管理的同學，合份資助過一位內地大學生。

事情由一位李同學發起，她是市務專才，在幾家國際消費品企業當過亞洲市務總監，人很好，數學有天份。工商管理課程完結之後，我跟大夥兒本已無甚來往，有天卻收到她給全班同學的電郵，說在火車上認識了一位內地女大學生，需要人資助學費和生活費，問我們有否興趣合資。

一般都會想，這是女大學生在騙人吧？奇怪的是，班上同學反應很熱烈，有十多人參加，包括我。這些都是老江湖了，很多都是跑大陸的人，中外人士都有，大家二話不說馬上匯款支持。數目不多，每人一年幾百塊，連續三年就可以供完。這樣就開始了一個助學小行動。發起的李同學，每半年給我們電郵受助同學的大學成績單，還有「善款」收支表。

受助的女生我們且叫阿May吧，在湖南某大學讀工程，有時會用英語寫電郵給我們這些uncles和aunties，報告近況。最初阿May的英語很差，常要猜她的意思，後來練習多了，膽子大了，寫得也似模似樣。

阿May畢業後去了深圳，說在工廠找到份品質管理的工作。可能由於在資助她的同學中，只有我能讀寫中文，她開始給我發中文電郵，談談自己近況。筆下的意思，是內地人浮於事，有工程學位也很難找到合適工作。我當然給她寫很多鼓勵的說話。年多後，她突然來電郵說懷了孕，得回湖南老家結婚，婚後要照顧小孩，怕不能出來工作了，言下頗有慚愧之意。我沒有回覆，也沒說甚麼祝婚姻愉快的套話。心想，這要是真的，我們也不便表態，一切珍重前程；要是你一直當我們是冤大頭，更是多講無謂。

李同學後來向全體資助過阿May的同學發了電郵，認為事情還是成功的，因為我們幫一個年輕人完成了大學課程，提高了英語水平，成為社會有用一員。不過，我覺得整個經驗最可貴的，是我們同學之間的寶貴信任。至於阿May哪句真哪句假，已不重要。

琴台客聚

黃仲鳴

程小青的陳查禮

近日捧閱程小青譯的陳查禮偵探案三部書：《幕後秘密》、《夜光錶》、《黑駱駝》，甚為過癮。陳查禮（一譯陳查理）是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1884-1933，程小青譯為歐爾特畢格斯）所創造的夏威夷華人警探，一共寫了六部，程小青全部翻譯了，暫得睹三部。

程小青（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是鴛鴦蝴蝶派的健將，以寫《霍桑探案》知名。譯作除陳查禮外，還有《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陳查禮在比格斯筆下，身材矮小、臃腫、面貌不揚，「腰帶凸出，肥圓的臉上有一種極其誠懇的表情」，說話謙虛而見「卑屈」：

「陳查禮即時深深一躬，說：『辱承寵招，真是無上的光榮。』」（見《幕後秘密》）

既「躬」且「辱」，加上「穿一件有些齷齪的上衣」，華人的「垃圾形象」，躍然紙上，但辦起案來，卻精明幹練，「一雙小眼睛裡，現出倔強的神色」，他細心探索，將複雜的案情層層剝繭，卒至真相大白。

在陳查禮之前，有一個華人罪惡形象：傅滿洲，由小說到電影，都含有辱華成分；陳查禮外形猥崽，卻是華人中的英雄。這英雄，比格斯濾掉了他身上的男子漢氣概，甚至將他孩童化，目的是要塑造一個沒有任何威脅的華人形象，姜智芹在《傅滿州與陳查理》一書說：「這是白人作家種族歧視的潛意識作怪」，姑勿論如何，比格斯的陳查禮是正面的，其人一出，將當年美國社會對華人的負面形象，大大改變過來。

我在少年時代，即聞陳查禮之名，知是華人在美國的大偵探，卻不知是虛構的人物。後來讀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悉其名為「詫利」，腦中立刻聯想到陳查禮，「詫利」不是「查禮」、「查理」嗎？可見周白蘋深受陳查禮探案的影響；只不過，周白蘋將殺人王描述得威武非凡，有勇有謀有武功，而陳查禮並非武功高強之士，只靠那精密的頭腦破案。流風所及，粵港一些作者也大寫冒名的陳查禮，將他置換於廣州等地，大破奇案。

周白蘋在「殺人王系列」中，還老實不客氣，加插了陳查禮這人物，和殺人王演對手戲。這當然是由於陳查禮小說出版後，受到美國大眾的歡迎有關，荷理活迅將其拍成電影，更為風靡；這個善良、智慧、破案能力高超的華人偵探，霎時響徹美國，更流播到中國，周白蘋將之「收編」入書內，是噱頭，是爭取讀者的手段。

程小青熱愛偵探小說，翻譯福爾摩斯後，仿而效之，創造了霍桑這名探。對陳查禮這威水人物，自然不放過，潛心迻譯到中國來，並認為「有文學上之真價值」，書由上海中央書店出版。以《幕後秘密》為例，一九三九年一月初版，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已印行九版，可見其熱銷。

程小青認為偵探小說不僅有一般小說的「情」，還含有「智」的功能。讀陳查禮探案，確可開智。

■封面的頭像，就是陳查禮。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列島巡遊觀藝

四月日本賞櫻之旅，加注了「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的行程，原先是適逢其會，既可賞花、又能觀藝，何樂而不為！但在籌劃旅程中，卻發覺要遊走於瀨戶內海上參展的十二個島嶼和兩個港口，實在不容易，船隻是巡遊各島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平常日子裡，瀨戶內海上接駁各島的船班並不頻密，有些小島每天只有一次船班來回主要港口（如高松港）或一些較大島嶼（如直島）。往來各島的船型也有分別，有些是載客量較大的渡輪，另一些則是搭乘一百人以下的小型高速汽船，想來是客量不足，方便營運。渡輪收費當然較高速汽船便宜，但船程也相對較長，又是一趟時間與金錢的角力。

今年藝術祭，有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地區、二百一十位藝術家的參展藝術品，數量之巨，可說全球之最。要在有限的時間空間，發揮最大效能，安排看得最多展品，實在是傷腦筋！

終極計劃的編排是以島嶼先行，鎖定了幾個最想踏足的島嶼，再看該島上的藝術家名錄及展品分佈，挑選興趣最大而分佈地點又可以順路連成一線的，編制觀賞列表。接下來，便要解決在該島上遊走的問題，島上的在地交通有的士的，簡直絕無僅有；島上有巴士的，班次大多一小時才那一班車，是否能到達展品地點也是很難以作準，兩腿步行似乎是最終極、最實在的解決方法。其實，大多數參與藝術祭的島嶼都有單車租借，恨之恨疏於鍛煉、技術不精，被迫放棄這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是次巡遊列島觀藝的計劃以高松港為據點，抵達當天下午，先看高松港口的展品；第二天由高松港出發，先遊女木島、再遊男木島，男、女木島又稱雌雄島，且兩島有船班互通，合理的放在一起；第三天由高松港出發往小豆島，是日主力作環島竟日遊，並在島上留宿，方便翌日由小豆島直接乘高速船往豐島；小豆島是瀨戶內海第二大島，除藝術展品外，本土景點也多，第四天上午便多待半天時間，盡情遊玩，餘下的半天在豐島度過，以上兩大必須親臨現場、用自己的眼睛去感覺體驗的重點藝術展品作結。

■高松港 網上圖片

廈門！廈門！

百家廊 陶然

一腳踏進酒店，已是午夜過後，大堂燈光昏黃，有如瞌睡者的眼神。明明當晚可以抵達，竟也成了第二天的事了！好在不必趕着開會，可以慢悠悠，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也不打緊。

如此，我就再度去廈門了。去秋兩次重臨，但都是匆匆過客，這回竟然可以靜下心來品嚐，真是有緣。其實廈門第一次闖進我眼簾，還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那時廈門是「前線」，大街上傳出高音喇叭播放的高昂歌曲：「廈門！廈門！你是英雄的城！……」市面破破爛爛，一切以準備打仗為前提。建設嘛，不必提了。別說沒甚麼酒店，連招待所也都要與陌生人共住。那大樓破爛得像座危樓，我們卻很自得。年輕就是好啊！但那時的回憶，與眼下是多麼地不同啊！現在的廈門，一派摩登建築興起，直向國際化邁步。

本來預計六點四十起飛，不過一小時左右可抵達，但天氣不好，廈門有狂風暴雨，航機入閘口號碼一直沒有出現，睏乏極了。直到十一點，飛機才正式在雨中滑動。飛機在雷電交加聲中，忽上忽下晃動，如此顛簸，立腳不穩，空姐哪裡有能力服務？最後離開機艙時我們每人獲分發一份漢堡包，肚子早已餓得咕咕聲了！到達廈門，接機的人還殷勤探問，去不去宵夜？我苦笑，這時分，吃龍肉都沒味道了！只想有一張床，倒下去就呼呼大睡。

醒來就在附近街頭亂逛，那條大街有許多飯館，但沒有我們想找的閩南特色菜，轉了一大圈回來，順腳就往一家門面還算乾淨的小粥店跨進去，已過午飯時間，店裡空蕩蕩的，選擇不多，我們點了雞粥、醃青瓜、燜花生果腹。當然比起晚間在「老山東」吃手打麵、木耳不可同日而語。入口處掛着許多名人來吃飯的相片，當然是明星效應啦！頭頂着春天夜色走回去，忽然想起節日之夜在天安門廣場跳印尼舞那一幕，那已經是遙遠的青春故事了！

那晚在「京華大酒店」吃飯，聽到一個又一個故事。當然人物我都不認識，但情節令人噴飯；說話的人看去貌不驚人，卻妙語如珠，人不可貌相，果然！其實在大飯店吃飯也不過如此，反而一般飯館常有意外驚喜之感，比方那次Y和L帶我們去一家海鮮酒家晚飯，那門面普通，但螃蟹、魚、蝦、海蠣煎都很不錯。吃着吃着，門外忽然下起大雨，那雨勢頗勁，滴滴噠噠，一陣緊，一陣鬆，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等到後來，竟沒稍停之意，Y撐一把雨傘走過來，我們分兩批冒雨奔向那停在老榕樹旁的車子裡，那夜雨依然嘩嘩下個不停，望向外面，隔着掛上雨簾的車窗外，彩色霓虹燈招牌閃爍，在雨中遠去。

小Y讀書不多，曾經遊手好閒，但後來奮進，現在擁有自己的公司。他對他太太說，那時風花雪月，一去夜總會，一次十幾萬是等閒事情。他現在成了住家男人，浪子回頭金不換。那晚他請我們去廈門現在流行的客家飯館吃飯，隔着透明玻璃面，擺在外頭桌面上，有些剩菜，一個中年偏老的老者，穿着藍色中山裝，站在桌邊狼吞虎嚥，有服務員揮手趕他走，Y見狀，請另一個女服務員把剩菜用飯盒盛起，再裝了一大碗飯，送過去。那人遙遙朝這邊鞠躬敬禮，但聽不見他說甚麼。這時沒聽見也可以想像，簡直就是無聲勝有聲了！

比較起來，Y的行動勝卻人間無數。那天受託去拜訪一個老總，幾句話我就感到他言詞閃爍，在兜圈子，也許他有市場壓力，不能率性而為，大家都有難處，人在江湖呀！場面上的話，大家都會講，難為中間人的熱心了。倒是B說起文壇軼事，舌捲蓮花，妙語如珠，活靈活現得如臨其境。沒想到他口才竟是如此了得！比起先前傳說的網上消息，更加真切。

被譽為「世界最大油畫交易平台」的「海西國際油畫中心」地方比較偏僻，並不在大路上，須拐進去方能看見。地方寬敞，雖然舖頭一間接一間，轉來轉去就轉了向，不知東西南北，但人流不多，我兩次前去，都相當安靜。進入一家畫廊，唯一的女郎連忙站起，陪着向我們解說。有幾家關着，門口貼着頂讓小廣告，可見生意難做。走到一家售賣畫具的舖頭，稍有兩三人，老闆很周到，但生意看來也一般。我想這地方大概沒有給炒起，一般人都沒聽說過呢。離去的時候又碰上了傾盆大雨，這時分廈門春雨連綿，有點愁煞人的味道，所幸沒雨時，天氣涼快，很適宜出遊哩。

離廈門前，L駕車載我們先拐到一家巷子裡的餐館，春餅、海蠣煎、海鮮湯……隨點隨做，十足的小舖風情，有家庭式的溫情。本來點的菜有一樣還沒供應，我們放棄了，吃到一半，那老闆竟巴巴地趕了過來，問，現在有了，還要不要？

她以廈門人熱情，特意帶我們去那家「潮福城」潮州酒樓喝茶，點了一大堆點心，說，香港也有分店的。面對滿桌食物，我們哪裡吃得完？提起廈門特產，她竟悄悄打電話，吩咐手下買了好幾盒「鼓浪嶼酥餅」，有葷有素，那種貼心，直讓我們感動，唯有臨別緊緊握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被譽為「世界最大油畫交易平台」的「海西國際油畫中心」。 作者提供圖片

思旋天地

思旋

重視城市規劃

蛇年似乎流年不利，今年內地天氣異常，自然災害頻生，人與天自然相剋，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地震、暴雨災害令人心怯。

不由令人更珍惜生命、珍惜安寧、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一切。

近日暴雨狂掃華南多個地區和城市，造成財物人員傷亡無數。華南暴雨相掀，香港與澳門亦天氣不穩定，大雨滂沱，帶來生活不便。

往常每遇暴雨，香港新界和中上環都有水災之患，尤其新界鄉村村民如何在河中以撐船作交通之便，在中上環特別在上環賣海味雜貨舊式店舖，暴雨水浸入店舖，昂貴海味雜貨受水浸，損失不菲。雖然香港號稱國際大都市，惟見如此落後街景，真教人慚愧。當時，輿論批評尖銳，政府高度重視，速速加緊改善下水渠道工程。其實，中上環是城市舊區，渠道狹窄，遇有泥沙淤塞易出現水浸，新界衛星城市發展步伐太快，下水道設計出現問題，地上又遇上工地動工影響去水通道等客觀環境所致。幸而，當局眾部門協作改善見效，近期雖連遇暴雨，暫似未再有出現「水浸街」境況。市民期待政府「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首要是改善民生，提高城市及人民生活素質水平。城市交通運輸完善方能路路暢通，備受考驗的關乎若遇暴雨也不會因「水浸街」而令車和人都「死火」、大有「行不通也哥哥」之嘆！關鍵在於城市規劃完善科學下水渠道設計。當然也關乎到政府當局施政高瞻遠矚，眼光長遠的基建計劃。市民也不會斤斤計較短視尋求眼前蠅頭小利的。

本想假日往澳門探親訪友，卻因在澳之友人來電訴苦而打消赴澳念頭。常聽澳門親友自我陶醉如何如何幸運，每年皆獲當局派發津貼金。殊不知，今之來電卻因一場暴雨令澳門如「水浸街」陸上行舟，交通死火城市癱瘓，老百姓怨聲四起。料不到此情此景卻在號稱世界娛樂消閒名城澳門出現，遊客出入肯定不方便，有損國際旅遊城市美譽，老百姓當然怨聲四起。澳門當局當務之急是速速檢討行政措施，加強部門協調應變之急，重要的是太急劇發展的城市，更有必要重視城市規劃之科學發展觀。

杜亦有道

阿杜

全民鄧曲

南京出生最擅唱鄧麗君曲的單紫寧，也不枉阿杜多年來為她宣傳指導好些日子，除了前年她在五月八日鄧麗君忌辰個人悄悄飛去台灣基隆金寶山鄧墓前拜祭，今年五月她也帶備三牲祭品到基隆祭君念君，還巧遇同日上墳的鄧麗君三哥鄧長富和港、台、星、馬、日本前往探墳的記者，因此東南亞各報刊都有為她上墳消息之圖文報道，由此可見單紫寧說懷念偶像完全在內心深處的。單在香港每年有鄧曲紀念演唱會，但其他活動不多，她每年都有大量鄧曲紀念演唱在星、馬、泰、加拿大、美國、中美洲地區舉行，把鄧曲傳承海外，不遺餘力，因此有「海外鄧麗君」之稱。今年連多年義務替鄧麗君做司儀的電台名嘴車淑梅，也專程赴台去祭君上墳，又有個今年北京選出來的「山東鄧麗君」谷佳倪加入紀念者之行列。早前張國榮逝世十年，熱潮不減，而鄧麗君之紀念大隊也愈來愈壯大，真是上一代歌者不可能替代。

在最近這一兩年香港冒出頭之新鄧麗君酷肖者，有黎文卓高足黃靜，有劉詩昆女弟子侯小媛都是表裡均有水準，目前香港鄧麗君歌迷會會長張艷玲正籌備一個全國鄧麗君酷肖者集中香港的活動。

另外一個政府大球場的「全球共唱鄧麗君」的健力士紀錄大全申請登錄活動，若辦得成則是鄧逝世以來全國歌迷不忘鄧麗君的真正大型紀念。

寫此文之時，有人通知阿杜說師姐才女級之前輩蔣芸，上周有專文《歌者如歌》發表，懷念她一次和鄧的邂逅聚會經過中述她深感鄧麗君歌唱成功，父兄和睦對人歡笑的表面風光，都強力感受到鄧生前情懷落寞之不快樂，深為惋嘆，但時至今日一切都成快廿載的歷史陳跡，逝者如斯，我們也只有心內惋嘆，再一掏摯友同情的絕念而已，人不在歌在，而且永遠的存在。這點是我們人間生死同感慰懷不可磨滅的。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忘不了，鄧麗君

五月八日是傷感的日子，此際，台灣市面都放滿鄧麗君的CD專集，路旁小吃亦稱那是鄧小姐最愛吃的。五月天大家都忘不了Teresa——

十八年來，香港鄧麗君歌迷會張艷玲會長，每年都組團前往金寶山筠園拜祭偶像兼好友，相信這行動將會一直延續。當年鄧媽媽還在，大家都必定專誠探望她，一起飯敘，畢竟資深歌迷認識超過卅年，與鄧家的感情深厚如一家人。多年前老人家病逝，大家不忘同時在墓前奉上鮮花致意。

今年，會長率領會員卅多人，穿上整齊粉紅T恤，送上兩大束九十九朵粉紅和紫色玫瑰。筠園就在停車場附近，這是鄧媽媽選的位置，就是希望歌迷易找易走，老人家真有先見之明，各方歌迷都帶來心意，我們也搬來了那座三呎高的雕像，鮮花水果和清香祭品。家祭後，便是歌迷上香，接着大家在墓前合唱一曲《甜蜜蜜》，輕柔柔的歌聲，我想在不遠處山頭的鄧媽媽都可以聽到。

五月又是各地歌迷重聚的日子，來自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杭州、新疆、山東、昆明等地的歌迷齊集筠園，每年均有不少年輕人加入。台灣會長小秋盡地主之誼為大家剪輯了一套一小時的節目，內容包括Teresa初入行拍攝的電單車廣告、大哥細訴妹妹為何只愛唱歌、不愛拍電影的內幕，還有今年伊人六十歲，台灣各大電視台的特輯片段，播完了，大家都若有所失，眼紅紅。

晚上，鄧三哥宴請各地歌迷，筵開七席，江南菜也是鄧小姐所愛。三哥很親切，他說在「開動」之前要介紹每圍的嘉賓，他竟都將我們認出來了。席間，三哥突然要求幾位不同地方的歌迷獻唱，現場日本唱片公司社長舟木棯先生與《我只在乎你》填詞人荒木先生也在座，大家都被與香港歌迷會同行、被著名指揮家石信之先生喻為「天籟之音」的「靚聲公主」鄭穎芬所吸引，她得到了三哥的特別讚賞！

鄭小姐在兩年前曾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個唱，更將《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匈牙利交響樂團伴奏下深情演繹，大獲好評，難怪傳媒都將她形容為最神似鄧麗君的「靚聲公主」。小鄭跟小鄧相似的地方不少，但最不同的就是小鄭為護聲從不吃辣，而Teresa則無辣不歡，她那清脫的嗓子可能就是拜當年鄧媽媽要她每天吃一隻新鮮雞蛋所賜。